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108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偷鱼

□宣兴 孙晓明

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往事。那年深冬,一连几天,我拎着鱼叉,寻遍沟、塘、小河,想叉一条鱼。十三岁的我,运气不佳,鱼影都未见过。娘说,傻伢,刚下过雪,鱼也怕冷,都躲到河底过冬啦。

哎!这可怎么办?“拖鱼啦!”小良伢边跑边喊。我闻声冲出门外。江南水乡春节前的一场大戏——拖鱼开始了,全村男女老少纷至沓来。三四个渔夫站在屋后的河堤上,抖撒着渔网,抛入河中,一条系着橄榄状铅砣的网绳慢慢沉入水底,水面顿时浮起一排豆腐块大小的白色浮标。随着两个大汉拉起网绳,浮标瞬间变成一弯巨大的下弦月。

我灵机一动,计上心来,立刻返身回家,推开猪舍大门,抓起墙角的鱼叉,直奔村东头,在小河急转弯处钻进了冬青树丛。凭我以往捕鱼的经验,河里的鱼随着大网向河头东头推进,必定从这里游过。

我,就在这里,守株待鱼。太阳离地只有一竿子高了。拉绳大汉的身影在我眼中越来越清晰,却仍不见鱼来,我不由焦急起来。

“鱼啊鱼,你们赶紧游过来呀!”我的双眼都要望穿河底了。突然,纤长的马尾草在水中摇曳,一片黑影正朝我移来。哇!鱼阵。它们左右摆动着尾巴,悠然自得,全然不知我在此守候。“嗖”的一声,二米多长的鱼叉从我手中像子弹飞了出去,河面顿时泛起阵阵水浪。那鱼叉柄,斜竖水中,前后左右剧烈晃动,时而沉入河底,时而浮出水面。中了!我赶紧拉住鱼叉柄端的麻线,缓缓将鱼叉柄拖向岸边。在离岸不到二米时,已经平静的鱼叉柄一阵猛烈地摆动,是条大鲢鱼!它甩着尾巴,扭动着背鳍,拼命挣扎,激起的水花飞溅到我身上。

不妙!到手的鱼很可能随时滑叉。豁出去了!我一下竖起手中的叉柄,“扑通”跳入河

中,连叉带鱼插向河底。

“小明伢,你在干什么?偷鱼啊!”循声望去,治保主任王宝站在对岸河堤上,铜铳般的喉咙喊着向我奔来。

快逃!我右手抓住叉柄,左手插入水底,一把捏住鱼鳃,连叉带鱼拎出水面,跌爬着上了堤岸,朝着家的方向冲进麦田。麦田被积雪覆盖,看不清哪是垄哪是沟。慌乱之中我脚踩空,鱼叉脱手飞了出去,摔得眼睛、鼻孔和嘴里都是雪。我一骨碌爬起来,拔出叉上的鱼,就地刨出一个雪坑藏了起来。

这时,王宝追了上来,鼻子里冒着白烟,一把抓住我的衣领,“你偷的鱼呢?”我朝他白了一眼:“谁偷鱼了?”“我明明见到你拎着一鱼爬上河堤的!”我把鱼叉举在他面前晃了晃:“我把这小鱼叉,炮仗长的柄,还能偷鱼?”

“不要赖!那么大一鱼我会看错?”王宝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,眼光向四周扫去,“那里有个血印呢!”就朝着我藏鱼的地方走去。

不好,暴露了!“那是陆公公的鱼!”我喊着,把鱼叉甩在一边,三步并作两步扑上前去,两手插进雪坑,把鱼紧紧抱在怀里,眼泪唰地流了下来。

陆公公是村小学的老师。前些日子,他得了重病,中西医都治不好,被医院退了回来。他最喜欢我,总是鼓励我,说我是读书的料,还送给我一本《红岩》。那天,我去看他,他拉着我的手,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:“鱼汤。”看着他蜡黄干瘦的脸,我点了点头,眼泪再也忍不住了——就是上天入地,也要弄条鱼来,为他熬一锅鲜美的鱼汤。

王宝听完愣住了,摸着我的头说:“你快走。告诉陆老师,明天我去看他。”

“遵命!”

远处传来拖鱼的号子声。夕阳下,雪地上,留下了一串我蹦蹦跳跳远去的脚印……

记住花香

□南京 飞鱼

海燕老师有一个小小的花园。她打小就爱花,多年来,爱花,种花,赏花,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在她的花园里,四季花开。有春天开的月季、百合、牡丹、美人梅,夏天开的荷花、紫薇、绣球、茉莉,秋天开的菊花、木芙蓉(三醉芙蓉),冬天开的腊梅、结香、琵琶花。在花的周边,还栽种、点缀着四季常青的青竹、芭蕉和石榴树、柿子树、苹果树,红花绿叶相互映衬。

被友人称为花仙子的海燕老师对种花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,不同的花栽种在什么地方,也要有所选择。在东窗外,她选择栽种树(型)月季,这是一种嫁接的月季,朵儿特别大,花期也长,一年四季,大朵大朵的花儿竞相开放。有时她剪下几朵,一朵供佛,一朵敬茶圣,再一朵布置茶席,有时也会把各种不同的花朵剪一些下来,做鲜切花。在有阳光的午后,她会静静地坐在窗下,泡一壶茶,捧一本书,让茶香、书香与花香结伴,享受惬意的闲暇时光。

常常有邻居问她,你的花儿怎么都养得那么好?其实,邻居们在散步欣赏小花园的时候,很少注意到她起早贪黑在园子里忙碌的身影。常常天刚亮,顾不上洗漱,她就忙开了,给花儿浇水、施肥;傍晚,别人遛狗、散步,她还在给花儿剪枝或松土,及时除去残枝败叶。每每新栽花,她都会把土坑挖大一点,除去不好的土壤,捡掉石块、杂质,换上营养土,施入平时自制的用生活垃圾发酵生成的肥料,再浇上定根水,等成活后,定期用买来的豆饼、有机肥和残剩的茶水、淘米水给它加强营养,这样才会开出又鲜艳又硕大的花朵。

对那些冬天怕冷的佛手、玉兰、仙客来、茉莉等,她会把它们一盆一盆地搬进屋内保暖,这样寒冬腊月里花草依然生机勃勃。而对生长在地里搬不了的花,就用塑料薄膜早晚盖上,白天再打开,让它们接受阳光的照射。她常说,花儿是有生命的,你对它好,它也会对你好。在有月亮的晚上,她也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儿旁边,歇下来,和它们说说话。看着它们从含苞待放,到灿烂盛开,享受花草世界的生命过程。

熟悉花仙子的人都知道,海燕老师还是个茶人和作家。去年她出的散文集《自由行走的花》中收录了她对养花种草、喝茶悟茶的见解与心得,受到了很多读者的赞誉。对喜爱读书和文字的邻居,她都免费赠送,就像她经常把花儿送给喜爱的邻居一样。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,真切感受到花儿的芬芳。

前段时间,去南京看江心洲上的红高粱。其实,江心洲的高粱地只有50亩,盆景似的一小块,但红红的高粱还是吸引了很多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城里人。看过了城里的红高粱,我不禁想起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父亲,他曾经用高粱穗做成笤帚。父亲的高粱笤帚,陪我走过了大半生的日子。

高粱从来就不是填饱肚子的主粮,父亲不舍得成片种植高粱,在拾边地,或者在大田里套种一些高粱。乡下人家总得有几把笤帚,谁家也离不开。每年高粱收获以后,父亲就忙里偷闲做些笤帚。最好的时候是雨雪天,有整段的时间来做。看父亲做笤帚,是童年的一件趣事,有时父亲还让我帮一些小忙。

收高粱时,父亲就把穗和其下的尺把长的秆割下来,晒干后收贮好。开始做笤帚时,先把它们排在地上,喷上点水,回软一下。捡四五枝扎成一个小捆,用水锤把秆敲裂使其便于扎紧。父亲找来一根非常结实的麻绳,一头拴在自己的腰间,另一头系在一根短木棍上。把准备好的小捆高粱穗的秆在麻绳上绕一周,用脚踏短木棍,这样那根绳就给高粱秆上劲,再用细绳扎紧。如此,把五六捆扎在一起,再用细绳把高粱穗编扎起来,或成扇形,或成斜铲形。高粱秆做笤帚柄,根据需要剪去一些多余,粗细以手握舒服为准。把高粱穗前端剪平齐,把手柄修整好,一把笤帚就做好了。有时,为使笤帚既实用又美观,父亲还在捆扎时,添入一些彩色布条。父亲不仅做扫地的大笤帚,有时还做刷锅用的小笤帚,扫尘用的长笤帚。各种用途的笤帚齐全,妈妈收拾屋子、洗锅刷碗就更方便了。

待兄弟们成家分灶后,父亲每年的笤帚就做得更多一些。每每还没到更换时,父亲就把新笤帚送上门。我住在城里,屋里铺的是木地板和瓷砖,父亲也给我们送来高粱笤帚,说实用、自然。别人家或是扫地机器人,或是吸尘器,我们家的高粱笤帚就成了别样的风景。

前几年,老家搞土地流转,父亲就只好在家前屋后的菜地里,套种些高粱,还坚持着每年做几把笤帚。母亲不赞成,借口高粱影响蔬菜生长,实则考虑到父亲的年纪已不适应做笤帚的手艺。

去年,高粱快要成熟的时候,父亲突然走了。母亲收好了高粱米,含着泪一把一把地将高粱穗和秆送进了灶膛。屋顶上飘出的缕缕炊烟,追随着父亲升上天空。

家里的高粱笤帚还在用,它在,父亲就一直在。待它在不能扫地时,我要把它带到父亲的墓前,和纸钱一起,烧给父亲。

高粱红的风景,很美。高粱笤帚陪伴的时光,也很美。

诗和远方

高粱笤帚

□盐城 陈卫中

那个房间的大炕隔一堵墙,其实是通在一起的。老灶台上端坐着一口大号的铁锅。灶口是专烧柴火的。一张不大不小的餐桌,摆在厨房的中间。

在柴火烧得锅要冒烟的时候,岳父已经把与各种调料浸得差不多的一大盆土鸡,直接倒进锅里,再加辣椒、大料、八角等调味品,盖上盖子,猛烧。

这边,面已经收拾停当,软硬正好的时候,便可以做锅贴了。这种面,俗称死面,因为刚和好,没有经过发酵,做出的面饼口味与其他做法不同,尤其是放在大锅鸡上面的锅边,也叫锅贴饼,因与锅里的土鸡结合在一起,互相融合,出锅后的口感极好。

饼子如何放在土鸡的上面,如何粘在锅的周边而不掉,都是有讲究的,需要功夫。看着家属和岳母灵巧而熟练的双手,在大锅上飞舞,一会儿工夫,一大锅香喷喷的土鸡锅贴就出锅了。这时,再配上简单的几个小菜,一顿丰盛的午餐,就开始启动了。

每次想起老家,这道美味香辣可口的土鸡锅贴,总是率先浮现在我的脑海,满足感瞬间充盈全身。

斧神工切割开来的沟沟壑壑,火红火红的叶子点缀其间,如精心装饰的大型舞台,正在上演精彩的节目——飘逸洒脱的风奏起了美妙的音乐,小鸟一展歌喉,美丽的野菊花正在跳一支优美的华尔兹舞曲……

眼前的一切如梦似幻。我们的耳边流淌着风的笛音,眼里盛满了红色。晚秋在最后的时光抢在寒风前头尽情地滋润色彩,美化山川,并在自身最有价值的日子里向世间诉说着这群山的大干、这世界的美好——我们看到了,也聆听到了。红叶是美的,大地的四季是美的,生命的四季也是美的。这种撞来的观赏和感受,或许也是一种幸福吧。

下山途中,我们开始不忍心踩踏脚下的几片落叶了,尽管是轻轻地、小心翼翼地,可还是听到了碎裂的干柴声。于是,我们伸开双臂,主动拥抱被我们冷落了的阳光和清风,道路旁的野菊花也靠上前来,想要绊住我们的脚步,被我们轻盈迈过。再回头,冲它开心地笑,野菊花会意,也冲着我们笑个不停。

往事随风

土鸡煨锅贴

□连云港 于治国

中国人好像都有个结,叫“回老家”,说得文艺一点,叫“乡愁”。

词汇背后,是因生于兹长于兹而特有的美食文化,如魂牵梦绕般,牢牢拴住了中国人的情绪和情感。比如,老家的土鸡煨锅贴。

这道传统美食,既有菜,也有饭,主副搭配,口感极美,最关键的是,食材哪儿都有,因而特别方便。加上老家的大口锅、柴火灶,于烟火缭绕之中,让乡愁的滋味更上头。

虽说住在老县城,离老家不远,才40公里的行程,但也不是经常回,尤其是父母走后,回得更少。偶尔回老家,也是到岳父家吃饭得多。岳父一大早就杀了只鸡,收拾停当,等我们一到,就开始烧菜。土鸡是大块的,清洗干净后,与料酒葱姜蒜酱油搅和搅和,停十来分钟,等灶里的火烧旺了,锅热了,直接倒进锅里即可。

岳父家的厨房设在一座靠西墙的三间偏房里,虽矮小,但布局合理。最里面的一间是洗澡间,中间是一张大炕,分别是独立的房间,都开着门。走进厨房,映入眼帘的是靠西墙的煤气灶台、洗菜切菜的菜台。房间的最东边,靠墙处有一个老灶台,灶台与中间

南京友人来访,时令正值深秋。于是我们便相约登文显山。深秋的文显山,是有诗意的。

刚刚踏进文显山,阳光和清风就迎上前,向我们殷勤问候。林间的小鸟齐声歌唱,用清脆婉转的歌声表示欢迎。我们沿着陡峭山路行进,融入五彩斑斓的大山。

我们身体与山体保持四十五度的角度,径直向上攀爬。此时眼前的红叶,不觉间燃起心底的激情。一声鸟鸣从天而降,惊醒了纷乱的沉思。不知不觉间,我们已来到了山顶。

仔细端详,整个文显山山体像一条巨龙,横卧在群山之中。山顶大庙巍峨,有君临天下之势。放眼望去,苍翠的群山,连绵起伏,延伸到视线的尽头。漫山遍野的阳光——金灿灿的碎金,散落在绿海一样的山林间。漫山的树林,恰似片片山火在燃烧,深红的、浅红的、大片区的、小片区的,相互牵连,形成了一个偌大的绚烂的红色世界。山与山之间的连接处,是一块块被大自然的鬼

烟火人间

舌尖记忆

登文显山

□陕西商洛南星

旅途况味